





宋書卷六十二

謝靈運傳第二十二

謝靈運字靈運陳郡陽夏人

少時隨父靈運在永嘉

時靈運為永嘉太守

靈運少時隨父在永嘉

時靈運為永嘉太守

靈運少時隨父在永嘉

時靈運為永嘉太守

靈運少時隨父在永嘉

乾隆四年校刊

宋書卷六十二

謝靈運



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  
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  
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  
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  
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桓玄輔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爲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  
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爲  
楚臺殿中郎謂曰尙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  
處股肱方此爲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  
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

軍鄭解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  
卽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  
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  
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竝不就太  
祖重之以爲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  
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  
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  
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  
祖太祖竝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  
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子俊早卒



弟徽字敬猷世譽多欣高祖鎮京口以爲記室參軍掌  
事八年遷中書郎直西省後爲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  
太守子瞻元嘉末爲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沒年數  
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思慕  
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  
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性  
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立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  
而愛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永初初遷祕書  
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

敷卧不卽起亮怪而去父邵爲湘州去官侍從太祖版  
爲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爲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  
王義恭鎮江陵以爲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  
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  
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  
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得言晤  
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說遷正員郎中書舍  
人狄當周赴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赴曰彼  
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竝已員  
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



就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與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以疾篤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時年四十一琅邪顏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

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此世祖卽位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於是改其所居稱爲孝張里無子專門閭里以爲稱對時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祿大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竝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與王濬後軍功曹記室



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  
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  
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竝固辭吏部尙書江湛舉微  
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  
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葦門間里咸以爲祥怪君多  
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  
石秃鶩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  
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  
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  
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

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  
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  
一人塵穢難堪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  
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芄芃械樸似不如此且弟曠  
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閣兄守金  
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  
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  
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  
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  
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



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  
比衛賜邪君欲高敦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搥提禮  
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  
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  
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  
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  
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  
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  
之文莊生縱漭漭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  
明竟必靈哈於萬里汝頰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

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  
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  
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尙書虎瓜板也成童便往  
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吊然  
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  
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  
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咲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  
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諛耳微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  
相存慰微奉荅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頗抑揚  
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



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脣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闕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

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其數旦見容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



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  
誤盛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  
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  
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旣未易陳  
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煩三郡  
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  
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  
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  
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  
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

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  
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劔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  
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  
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  
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放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  
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屢  
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  
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  
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  
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胷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



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  
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  
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議  
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  
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  
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  
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  
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  
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  
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

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  
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尙獨愧咲揚子  
之褻贍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  
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  
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  
卽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  
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  
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  
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  
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



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  
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績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  
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  
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慙  
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  
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輕厠金銀也  
而頃年嬰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惕於生存自恐難復  
而先命猥加覓氣寒榮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  
卧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天庶類兼望諸賢  
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

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  
本儻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  
心痛引喉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荅無復條貫  
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旣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  
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  
筮賜以名著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  
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  
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宿於  
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  
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



或有人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  
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  
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  
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  
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熒然  
獨坐憶往年散發極日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  
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髣髴  
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  
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縣心無物能譬方  
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天酷沒於

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  
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  
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  
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  
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  
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  
唯十紙手迹封圻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  
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  
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  
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



供養殷太妃感栢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  
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亦何益冥然之痛爲  
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  
窻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惕望今云何得  
立自省悞毒無復人理比煩寃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  
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  
如狂不知所告謬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畧道阡陌萬  
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惜  
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  
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

不知忽忽當辨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栢酌  
自釀酒寧有仿像不寃痛寃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  
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  
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  
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  
文集傳於世世祖卽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  
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  
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  
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袁



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  
為瑤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自華宗良安劉素足以資茲正園郭長軌谷不請蚤出

文棗壽然世世麻鳴立臨四端對志貞烈文百對命主

其史來以琴與之向是史香壽以官內職琴置根上四

十代會藉卒外四自而如絲數合動者不若神游遊射

自麴西寧齊并封不與融發融不與二十卒執羊二

宋書卷六十二

羊欣傳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兩時字

宋書卷六十二考證

羊欣傳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兩時字

當衍其一

高祖謂諮議參軍鄭解之曰羊徽一時美器○解之當

屬鮮之之訛

王微傳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為伍放勳其猶難

隆之○放監本訛於今改正

起兵欲即聚

國寶既死恭敬

因舉兵以討恭為



淑笑詭之聞而...  
為生璋傲傲...

之○對盪本指然今也五

王燾對夫奇士必辭呂紫燕與趙婕妤為...  
風雅之文指

高廝龍為蕭參軍獲獲之曰羊燾一...  
當於其一

羊燾對燾對羊十二...  
宋書卷六十二考證

宋書卷六十三...  
廝梁對以為西中沈

華列傳第二十三...  
約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蒼衛將

軍會稽內史父廡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居在吳晉

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廡丁母憂在家恭檄令

起兵廡即聚眾應之以女為貞列將軍以女人為官屬  
國寶既死恭檄廡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  
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廡廡敗走不知所



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厥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厥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職著稱太祖征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咨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

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人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侍中領驍騎將



軍未拜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甯子爲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賁之交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薦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

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哉識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



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

己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封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諡曰宣侯世祖卽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



海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  
答曰旣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  
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  
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  
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慍  
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  
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  
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  
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  
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

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  
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  
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  
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  
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  
外不解帶者數旬旣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  
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  
之及卽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  
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  
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



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  
幡銀字檄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  
傅隆以下曇首繼啟曰旣無墨敕又闕幡檄雖稱上旨  
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  
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旣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  
狀猶宜厥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檄致門不時開由尚  
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  
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  
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豐難將成賴陛下英明

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  
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  
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  
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  
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  
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  
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  
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  
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治曇首勸弘  
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爲之慟



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諡曰文侯世祖卽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爲尚書令齊太監曰豈有爲事大員而盡其材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蚤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初爲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爲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爲驃騎將軍道憐

主簿出補衡陽太守入爲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少帝卽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饕餮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唇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易以誠懼所以俯仰周惶無地



寧處若惠澤廣流蘭艾同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  
不敏敢忘循命臣迂違之愆旣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  
塵黷天聽丹情慳款仰希照察詔曰景仁退挹之懷有  
不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尋領射聲頃之轉  
左衛將軍太祖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  
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  
湛四人並時爲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  
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  
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  
爲中領軍侍中如故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

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下詔曰朕  
夙罹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  
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  
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思遠恨  
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窀穸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  
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藉史筆傳之後昆稱心而  
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筆永懷益增感  
塞景仁議曰至德之感靈啟厥祥文母倪天實熙皇祚  
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  
階緣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思實感聖懷明詔爰發詢



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  
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  
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  
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  
昆臣豫蒙博逮謹露庸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  
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輿載還  
府九年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與  
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居外在  
會王弘華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旣  
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

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  
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  
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  
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  
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  
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  
於外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  
上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  
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  
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



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邪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爲崇時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文成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

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繼綵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譽寔留民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恒太宗世爲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爲散騎常侍前見錄世祖東刻太安脈表德及操職父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



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揚州主簿高祖太尉參軍吳山陰令治皆有聲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蜀之功亞於元帥卽本號爲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戍涪城東軍旣反二郡彊宗侯勸羅與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軍命爲司馬及軍還以爲揚州別駕從事史以平蜀全

涪之功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長子融之蚤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嘉興令有能名入爲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百許日稱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十三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升



米三百以演之及尚書祠部郎江邃並兼散騎常侍巡  
行拯卹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  
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  
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爲義康所待故在府州  
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  
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  
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  
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廷太祖甚嘉之以爲尚書  
吏部郎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  
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

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  
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  
上意及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  
上謂之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  
土廓清京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一年詔  
曰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  
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沉濟右衛將軍曄才應通  
敏理懷清要並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  
所益演之可中領軍曄可太子詹事曄懷逆謀演之覺



其有異言之太祖畢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祭酒本州  
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爲宰相任寄  
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臥疾治事性好舉才  
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  
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  
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  
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侯演之昔與同使江邃字玄遠  
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  
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侍世祖大明初  
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內事又與弟西陽王

文學勃忿鬪不睦坐徙始興郡勃免官禁錮勃好爲文  
章善彈琴能圍碁而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  
始中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  
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  
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  
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  
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  
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  
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  
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令思愆



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得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復爲司徒左長史爲廢帝所誅順帝卽位追贈本官勃弟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祇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演之兄融之子暢之襲寧新縣男大明中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爲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畢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卽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

之窮爰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况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王曇首傳中書舍人周起侍側○周起南史作周赴臣

承蒼按張敷殷景仁傳俱有中書舍人周赴作赴為

是刻於家刻益微于國國之文登多同字不即其如

桂也然則國以華下之各其刻亦為國為江南史

曾韓監蔡興宗曰東谷山刻以國事六國書國之

國臣刻 其王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

于宣刻國官至本

國心門鞞

王華刻華

宋書卷六十三考證

宋書卷六十四王刻之母良熹刻不疑良讓刻

刻為梁刻其兩中刻沈刻同之刻可約矣然無刻撰

聖列傳第二十四刻皆以無刻為刻刻刻刻刻刻

刻入鄭鮮之美刻事裴松之良刻刻何承天事刻刻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

祖襲夫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

之下惟讀書絕交游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宛

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

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

教夫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



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

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論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爾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



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  
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卽  
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  
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謂  
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而  
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卽是東關永嘉之喻  
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  
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  
貶裁爾若多引前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  
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

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  
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  
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  
也匹婦猶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旣其不然天下之才將  
無所理勝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  
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  
與假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  
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  
則勝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  
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卽心



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况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爾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

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玉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爾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郝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奭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



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塞已冥  
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  
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  
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  
驚俗而理必獲申郝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  
以其孝也目禪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  
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旣其  
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  
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  
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

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  
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  
宗桓偉進號安西轉補功曹舉陳郡謝絢自代曰蓋聞  
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  
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旣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  
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  
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石  
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  
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羣望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  
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參軍仍遷御史中丞性



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旣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閩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糺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

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况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擣菹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



漢書卷六十四 列傳 六十四  
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  
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  
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  
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  
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  
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  
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慙恚變色動容旣而  
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  
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  
佞自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俄而補侍中

復爲太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  
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送之宋  
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  
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  
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  
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  
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  
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  
則進退之機宜在熟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  
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



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啟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顛顛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况偏師失律無

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卽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石等可念爾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高祖踐祚遷太常都官尚書鮮之爲人通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卹親故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高祖所狎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啟尚書鮮之詣神獸門求啟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永初二年出爲丹陽尹復入爲都官尚



書加散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愔位至尚書郎始興太守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輜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土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在

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



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  
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  
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高祖勅  
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爲世子洗  
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  
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  
通直散騎常侍袁淪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  
公郎陸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荊州員外散騎常侍范雒  
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

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宄從僕射車宗使青兖  
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雒州前竟陵太  
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航之使廣州郎中  
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  
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常侍班宣  
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  
覘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  
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夤畏在  
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頽民風凋  
僞菁厲違和永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弘攸宜而機務



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羣  
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  
征之禮廢而未脩眷被氓庶無忘欽恤今使兼散騎常  
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  
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  
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  
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力其有  
容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  
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松之反使奏曰臣聞  
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溥

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雖自治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  
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獻玄  
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  
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  
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  
莫不謳吟踴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  
由亭毒旣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  
銓任忝廁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  
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慙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  
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



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松之甚  
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三州大中正  
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旣成奏  
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  
民便之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爲南  
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  
大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  
年卒時年八十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  
紀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

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  
百家莫不該覽叔父盼爲益陽令隨盼之官隆安四年  
南蠻校尉桓偉命爲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以  
向朝廷承天懼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義旗初長沙公  
陶延壽以爲其輔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瀏陽  
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爲行參軍毅  
嘗出行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  
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  
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  
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



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出補宛陵令趙惔爲寧蠻校尉尋陽太守請爲司馬尋去職高祖以爲太尉行參軍高祖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云何承天曰不憂西不時別有一慮爾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復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頃日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除太學博士義熙十一年爲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唐令高祖在壽陽宋臺建召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

請爲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



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赦並免晦進號衛將軍轉咨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矚密信報之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

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直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己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爲邵意趨未可知不宜便討時邵兄茂度爲益州與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全免晦旣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彥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南蠻府事七年彥之北伐請爲右軍錄事及彥之敗退承天以才非軍旅得免刑責以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爲劫制同籍甚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非應



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其親則子宜隨母補  
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其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  
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存制  
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沒代  
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  
其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  
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其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  
畏負以生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  
見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  
仍用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又議曰既沒之名不合

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爾奏事一卻動經歲時  
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承天爲性剛  
復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  
所平出爲衡陽內史昔在西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  
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  
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  
子譙之常呼爲姪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姪母  
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丁況等久  
喪不葬承天議曰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  
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



情薄恩同於禽獸者爾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  
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科又未申明舊  
制有何嚴切歟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  
在東諸處比例旣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譴此三  
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  
利財賂旣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亨鮮之美臣愚謂況  
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  
伍當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  
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  
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

索虜侵邊太祖訪羣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伏  
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逮羣策  
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主  
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  
海揚旂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興負海貲及舟車  
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度  
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  
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爲念大宋啟祚兩耀靈武而懷德  
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  
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



背違信約深構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  
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  
意及淺未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  
引羣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  
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  
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  
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  
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  
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  
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

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  
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  
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  
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  
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  
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  
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緹負歸國先後  
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  
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  
其侵暴大剪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



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  
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  
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  
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  
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  
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  
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民  
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  
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  
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

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  
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  
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  
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  
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  
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  
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  
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  
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  
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



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差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波且今春踰濟旣獲其利乘勝怵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姦騎蟻聚輕兵鳥集竝踐禾稼焚藝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

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扼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閭閻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



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竝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

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



欽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  
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  
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  
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  
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卽  
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  
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  
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  
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  
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

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箠利鐵  
旣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  
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  
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閒蹊城保之境諸所  
課仗竝加雕鑄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  
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  
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  
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  
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徹敵之  
要也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



表陳謝上答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又能  
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  
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尉江夏王義恭  
歲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  
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  
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竝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  
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顓命元時  
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爲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長  
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茭四百七十束與  
宮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

臨川內史靈運從祖弟也以才學見知卒於禁錮二十  
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已受密旨承天  
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  
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論纂  
文論竝傳於世又攷定元嘉歷語在律歷志

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  
虞必宜完其障塞謹其烽柝使來逕可防去塗易梗然  
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攘寇漢世案秦舊迹嚴塞以限  
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爲疆場莫不先憑地險却保  
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釁高祖受命玉略未遠雖綿河



作守而兵孤援闕盛衰既兆用啟戎心蓋由王業始基  
 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  
 無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  
 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踣  
 蒼天踏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  
 博而篤矣載之云爾或云嘉祥書中輯聖志以錢二  
永天冊越并合以融融其為三百卷并前朝錄篇纂  
宣誠之坐或官卒於家年十八於景靈篇卷八百卷  
四羊承天戰後糧未耗士將以爲東將也受密旨承天  
 宋書卷六十四資厥策也與本學其味卒以禁醜及木

宋書卷六十四考證

鄭鮮之傳兖州刺史滕恬○南史作滕恬汲古閣本亦

刻恬注云一作恬

裴松之傳由是並斷○並南史作普二字形體相似義  
 皆可通謂普禁世立私碑也



皆曰敵情普禁世立保縣也  
裴林之戰由是並謂之並南史非普二字近雖以義  
按謂書之  
惟編之書秦州陳史想謂之南史非謂其古閣本亦

宋書卷六十四考證

宋書卷六十五秦二州刺史之梁暉留軍事於陳史  
諸軍梁暉之弟娘沈半更為同約同謀謀軍撰其  
何列傳第二十五事臣陳史封爵謀軍收姑會西益  
封侯吉翰轉國劉道產太師杜驥河南申恬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道憐參軍  
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隨道憐北征廣  
固賜爵建城縣五等男轉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  
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為高祖所知賞永初三  
年轉道憐太尉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  
諸軍事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



池氏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兄弟爲質翰遣始平太守龐  
詒據武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率衆拒詒又遣將  
強鹿皮向白水詒擊破難當等並退走其年徙督益寧  
二州梁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  
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甚得方  
伯之體論者稱之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司  
徒司馬加輔國將軍時太祖經略河南以翰爲持節監  
司離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會前鋒  
諸軍到彥之等敗退明年復爲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  
年又假節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

將軍如故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  
其事翰省訖語今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  
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  
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  
全貸旣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  
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  
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  
劉道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也簡之事在  
弟子康祖傳道產初爲輔國參軍無錫令在縣有能名  
高祖版爲中軍行參軍又爲道憐驃騎參軍襲父爵晉



安縣五等侯廣州羣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爲寇攻沒州城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謙之已平廣州道產未至而反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並譙縱餘燼與姻親侯攬羅奧等招引白水氏規欲爲亂道產誅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餘黨還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三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七年徵爲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咨議參軍仍

爲持節督雝梁南秦三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寧蠻校尉雝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雝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並皆順服悉出緣沔爲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十三年進號輔國將軍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襄侯道產惠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經號哭追送至于沔其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啟太祖曰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旣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怨特深伏惟聖懷



愍惜兼至長子延孫別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廢  
大明中爲司徒右長史黃門郎臨海義興太守泰始初  
與四方同反伏誅道產弟道錫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  
嘉十八年爲氐寇所攻道錫保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  
曰前者兵寇攻逼邊情波駭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劉道錫將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  
可冠軍咨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弱  
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沒在誠宜  
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氐寇至城內衆  
寡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

攻城一戰便走聽依本要於事爲優右衛將軍沈演之  
丹陽尹羊玄保後軍長史范曄並謂宜隨功勞裁量不  
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烈  
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治中荀齊  
文垂死乘輦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爲有司所糾值赦明  
年散徵又以赦後餘賊收下廷尉被宥病卒世曰齋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會祖  
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  
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  
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青冀三州刺史南平



王鑠右將軍司馬晚度北人朝廷常以傖燕遇之雖復  
人才可施每爲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  
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  
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生乎今世養馬  
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  
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  
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  
磾胡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  
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  
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

女妻焉桂陽公義真鎮長安辟爲州主簿後爲義真車  
騎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刑獄參軍  
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  
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河南戍悉歸河北  
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治旣久又無糧食及彥之  
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爲太祖所誅初高祖平西洛致鐘  
虞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聳夫領  
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鐘於洛水驥乃  
誑之曰虜旣南渡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  
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旣立



取鐘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既至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褊裨小將莫及始隨到彥之北伐與虜遇聳夫手斬拓跋燾叔父英文特勒首燾以馬百匹贖之以驥爲通直郎射聲校尉世祖征虜諮議參軍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民所稱詠二十

四年徵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北土以爲榮焉坦長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有函詔勅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勅函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云諸郎開視上遣主書詰責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四長子長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爲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尋坐巧佞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禕謀反事拜黃門侍郎出爲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中爲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橫家累千金女伎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



居止接近常相從又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牆之間聽其弦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幼文兄叔文爲長水校尉及諸子姪在京邑方鎮者並誅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數人逃亡得免以軍也爲魏魏洪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爲石虎司徒高祖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並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祖踐祚拜大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修之守滑臺爲虜所沒後得叛還元嘉中爲竟陵太守恬初爲驃騎道憐

長兼參軍高祖踐祚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載不請休息轉員外散騎侍郎出爲綏遠將軍下邳太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政績又爲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將軍如故惠威兼著吏民便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爲平西中兵參軍河東太守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度安西府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



揚烈將軍冀州刺史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  
守恬上表曰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  
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  
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卽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  
濟之間應置戍并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瓮口故城又是  
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並得除省防衛綏  
懷利便非一呂綽誠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  
附說急有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  
狎改以帶臣有乖永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而瓮口之  
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

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有司曰恬所陳當  
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北虜入寇恬摧擊之爲虜所  
破被徵還都二十七年起爲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  
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  
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  
之還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  
內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  
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  
邳下邳太守垣閔閉城距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  
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祚



遷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  
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弊恬初  
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  
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  
二年遷督豫州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  
還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郡  
太守子謨早卒謨子元嗣海陵廣陵太守元嗣弟謙太  
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內史承子坦  
自巴西梓潼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爲世  
祖鎮軍諮議參軍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

史蕭斌板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碭礪  
敗退下歷城蕭思話起義討元兗假坦輔國將軍爲前  
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城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  
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兗州世祖遣太子  
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討至兗州虜已  
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  
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  
領職坦棄市羣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與公沈慶  
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  
當不久市官以白止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爲驍



騎將軍病卒子令孫前廢帝景和中為永嘉王子仁左  
 軍司馬廣陵太守太宗以為寧朔將軍徐州刺史討薛  
 安都行至淮陽即與安都合弟闡時為濟陽太守戍睢  
 陵城奉順不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  
 睢陵令說闡降闡既降殺之令孫亦見殺先是清河崔  
 謹亦以將吏見知高祖永初末為振威將軍東萊太守  
 少帝初亡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謹擊  
 之斬靈期等三十級太祖元嘉中至青州刺史古滯率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  
 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  
 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  
 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  
 績垂名斯為美矣



軍司馬齊陵大... 刺史討薛  
 安都行至淮陽... 太守成雅  
 陳城奉順... 孫至遣往  
 唯陵今... 清河崔  
 證亦以將... 太守  
 少帝初... 東萊譚  
 蘇垂各... 美矣  
 鄭南... 樊西... 風姑...  
**宋書卷六十五** 百... 蓋... 報... 隆... 至...

宋書卷六十五考證

劉道產傳廣州羣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為寇○劉康祖  
 傳作刺史謝欣

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謙之已平廣州○

臣承蒼 按謙之即道產叔父義熙初為始興相此傳

叙次不明始興下當有脫字

申恬傳子謨早卒○ 臣承蒼 按前云恬兄謨與朱修之

守滑臺為虜所執後得叛還此子字當是兄字之訛







在桓氏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迴意甚好之轉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卽更引還重申初讌召爲中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唐還京邑久之轉黃門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吳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爲侍中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存亡不

測有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建爲度支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卽便祇奉旣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祕書監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卽位又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江夏王師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



不解上甚不說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太之一物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

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臣比自啟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况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



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疑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廷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裏尚想遙芬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諡式旌追典於是諡爲文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碁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條五瓣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旣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



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中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子瓚之弟昇之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宋書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灑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蚤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

睦旣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旣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清身潔己元嘉八年卒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樗蒲旣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家貧起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



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太祖卽位出爲臨川內史入爲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左衛將軍父憂去職服闋復爲左衛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如故尋改領遊擊將軍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

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爲廣州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領建平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加



散騎常侍是歲造立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正尚之又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啟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羣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亦優詔納之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土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

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未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于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



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貨貨  
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  
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  
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  
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  
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  
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  
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  
申明舊科禽獲卽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  
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

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  
太常郗敬叔並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  
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  
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  
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  
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錕  
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  
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  
使歲月增貴貧室日劇啓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  
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



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  
朽之實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  
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  
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  
陰王師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  
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  
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衛率袁淑與尚之書曰昨遣修  
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  
疎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乎曩篇規迨休  
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闕立之適但淑逸操偏迴

野性膏滯果茲冲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  
丈人微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  
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  
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瀕毛詩所謂于以採蘋南澗之  
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  
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義  
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獨  
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卽羊立保孟  
卽孟顛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顛不就徵辟昶死  
後起家爲東陽太守遂歷吳郡會稽丹陽三郡侍中僕



射太子詹事復爲會稽太守卒官贈左光祿大夫子劭  
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  
王休若尚之旣還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  
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  
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  
並得免世祖卽位復爲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光祿  
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本官領尚書  
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  
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  
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爲賊旣遁走

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  
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  
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  
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灼然便同之巨逆於事爲重  
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  
由此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  
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  
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  
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爲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  
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



至夏口皆從流並爲利便湘州所領七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旣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闡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三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

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旣以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懷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于位時年七十九追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諡曰簡穆公子偃別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顥之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太宗世官



至通直常侍之尚大顯策四文顯高惠公主太宗冊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揚土  
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  
而掩鄧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  
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  
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  
旣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旣剖盜實  
人單闔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  
在外事不患彊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  
有外憚呂宗不競實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由著尚之  
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宋書卷六十六

宋書卷六十六考證  
王敬弘傳嗚呼微臣永非復太之一物矣○太字下疑有脫字

時年八十追贈本官○八十南史作八十八臣承蒼按

敬弘表自云年向九十當以南史為是

何尚之傳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南本曰字下有主字



字不肖主字

何尚之轉尚之謂曰士盡難論其宜固難○南本日

婚與妻自云平向此十當以南史為是

報平八十並餽本官○八十南史補八十八引承舊

亦劍字

王婚與轉帥平婚引承其太一帥共○太字不誤

宋書卷六十六考證



